

从动词到子句结构标记: 潮洲方言和台湾闽南话 “说”和“看”¹ 的虚化过程

许惠玲

澳大利亚墨尔本拉筹伯大学

马诗帆

香港大學

提要 潮洲方言与台湾闽南话同属闽方言中的闽南语分支。共同的历史渊源以及区域影响体现在两个方言中存在许多共同的特点,包括语音,词汇,构词法和语法。本文从共时角度描述与讨论潮语和台湾话一个共同的语言虚化现象:动词“说”和“看”除了其动词义之外,也发展成了可以联系主动词与一个子句宾语的结构标记,尽管两者的功能有异同。本文的分析表明这两个词素的语法化所经由的过程非常符合汉语一些实词语法化的现象,既从词义逐步变化(抽象化)引起句法位置的改变(进入连动式)而最终导致意义和功能两方面的彻底转变。

一 引言

潮洲方言(以下简称“潮语”)和台湾闽南话(以下简称“台湾话”)同属闽方言中的闽南语分支。共同的历史渊源以及区域影响体现在两个方言中存在许多共同的特点,包括语音,词汇,构词法和语法。本文从共时角度描述与讨论潮语和台湾话一个共同的语言虚化现象:动词“说”和“看”除了其动词义之外,也发展出可以引出一个子句宾语的功能,尽管两者的用法有异同:“说”可以带陈叙句或间接疑问句,但“看”只能带间接疑问句,如例(1)²各句所示:

- (1) a. 我喜欢咀食饱后去散步。
ua hi huā tã tsiak pa au k'wũ suā pou
(我喜欢吃完饭后去散步。)
- b. 我问咀块物个么个。
ua muŋ tã ko me? kai me kai
(我问那是什么东西。)
- c. 我来去问伊睇爱去阿□。
ua lai k'wũ muŋ it'oi ai k'wũ a mai
(我去问他想去不去。)

¹ 这两个动词在潮语口语和台湾话的发音不同。潮语动词“说”是tã,台湾话是kong;潮语的“看”是t'oi,台湾话是kuā。为方便起见,本文用“说”和“看”代替。

² 本文潮语语料大部分来自作者本人以及田野调查录得的自然对话。潮语例子(除了摘自别的作者的),均用汉字及国际音标标出,用普通话翻译。汉语中没有相对应的方言字,用方块代替。

动词“说”发展成为子句结构标记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跨语言现象，不但存在于东南亚的一些语言中，更是许多非洲语言的一个显著语法特点。但动词“看”虚化为能带一个疑问子句标记是极少见的语法现象。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两个词素的词义以及语法功能的分析，拟构它们的虚化过程。

二 子句及其子句结构标记

子句，或称小句，指的是可以充当句子语法成分的一个句子。比如，普通话的“我知道他一定来”中的“他一定来”，以及潮语例(1) a.句的“我喜欢食饱后去散步”中的“食饱后去散步”都是一种主谓结构子句，充当主句动词的宾语。郑(1997:106)把这类句子称为子句补语(“sentence complement”)。这类子句一般是表述性的，表达主句谓词的内容。在许多语言中，类似的非独立子句³一般由一个语法成份引出，如英语的“that”，例(2)(在口语中 that 可以被省略)。它出现在母句的动词后，子句前。在西方语言学中，这个引导子句的关系词或标记被称为“complementizer”。本文暂把它翻成“子句结构标记”。

- (2) I knew (that) he was coming.
我知道他要来。

根据 Chappell (即将出版) 的总结，在世界的许多语言中，功能类似英语 that 的子句结构标记的词源至少有四大类，包括 (a) 表“事物”的名词，(b) 指代词，(c) 处所 / 与格标记，介词，以及 (d) “说”类动词。Lord (1993:151) 指出，由“说”动词发展而来的子句结构标记普遍发生在连动结构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或称“连谓结构”) 丰富的语言，如非洲的一些语言 (比如 Ewe, Twi, Ga, Engenni, Gokanna 语) 更为如此。Lord 所描述的语法现象也存在于连动结构丰富的汉语方言中，比如南方的闽语，粤语和潮语。在这些方言中，动词“说”普遍发展了能作为子句标记的功能，但现代汉语缺少这个结构标记。请看下面潮语，台湾话和粤语的例子 (有关粤语“说”waa 的语法化，请参考 Chui 1994, Yeung 2002)，并比较普通话的例子：

- (3) 阿香知哩伊翁去幼儿园接个仔。
a hian tsai tā i aŋ k'ur iū zi hŋtsi kai kiā
(阿香知道她丈夫到幼儿园接儿子去了) (潮语)
- (4) 我無想(講) beh 買啥貨
(我沒想要買甚麼) (台湾话) (郑 1997: 115)
- (5) keoi tung ngo gong waa m dak hann
(他跟我说他没有空。) (粤语) (Matthews and Xu 2005)
- (6) 我想说他不来。
(普通话)

从以上各例可以看出，南方几个方言的“说”可以分析为子句标记，但例(6)中，“想”是表意愿的助动词，“说”是句子的主动词。也就是说，普通话的“说”没有作为子句标记的功能 (除了表“传闻”的“听说”能带一个子句以外)⁴。

Dixon (2004:34) 指出，有些动词是典型的能带子句宾语的动词。他把这些动词称为“基本动词 B 型” (Primary-B verbs)，包括：

³ 陆 (2006) 指出小句可以是独立，半独立或非独立；可以出现在不同的位置，担当不同的角色。本文的重点仅涉及能充当动词宾语的主谓结构小句。

⁴ 但北京话里“说”也从言谈动词发展成从句标记 (方梅 2006)。

1. 感觉类动词： 看，听，注意，发现，等
2. 思维，认知类动词： 想，打算，计划，记得，知道，相信，认为，怀疑，等
3. 情感类动词： 喜欢，恨，害怕，担心，后悔，等
4. 言谈说类动词： 说，告诉，报告，答应，威胁，命令，叫，等

这些动词后的子句表示一个命题，可以是描述一个事实，一个活动，或一个状态 (Dixon 2004:8)。我们接下来的分析将显示，潮语和台湾话的“说”不但能与以上各类动词搭配，还能与情态助词，名词或其它类动词结合，表明其虚化的程度已很彻底。

英语还有另一个子句标记“whether” (或“if”)，用于引出一个间接疑问句，如下例：

- (7) I will ask him whether / if he is coming.
(我问他来不来。)

有意思的是，在潮语和台湾话中，词素“看”也有相当于英语系词“whether /if”的功能，可以引出一个未然态间接疑问句，如以下的两例 (例 9 摘自郑 1997:112。英文翻译本作者)：

- (8) 我问伊(睇)爱来啊 □。
ua meŋ i(t'oi) ai lai a mai
(我问他来不来。I will ask him whether he wants to come or not.)
- (9) 咱来问(看)老师明年 beh 去日本抑是美国留学。
(我们来问(看)老师明年要去日本还是去美国留学。Let's ask our teacher whether he/she is going to Japan or America to study)

从动词“看”发展成为子句标记是一个极为罕见的语言现象。我们将在第四部分较详细探讨它的虚化过程并与“说”功能的区别。

三 潮语和台湾话“说”的语义，语法功能及虚化过程

3.1 动词语

潮语和台湾话的词素“说”作为一个动词是一个多义词。“说”的各项词义在两个方言中很相似，可以表“言语表达”(例 10)，“提起”(例 11)，“批评，责备”(例 12)，“劝告”(例 13)，等(台语例句取自郑 1997)：

- | <u>潮语</u> | <u>台语</u> |
|---|--|
| (10) a. 我先坦。
ua sai tā
(我先说。) | b. 讲 ho 伊听
(说给他听。) |
| (11) a. 伊有坦着件事。
i u tā tiok kiā su
(他有提到这件事。) | b. 伊有讲著这项代誌。
(他有提到这件事。) |
| (12) a. 我坦伊是为伊好。
ua tā i si ui i ho
(我批评他是为他好。) | b. 伊不時讲我。
(他老是批评我。) |
| (13) a. 我来个伊坦。
ua lai kai i tā
(我去劝劝他。) | b. 咱来去 ka 伊讲看伊 beh 加入無。勸不聽。
(我们去劝他看他要不要加入。劝不听。) |

除此之外，“说”的另一个主要用法是带出一个直接引语(14)，或间接引语(15)：

- (14) 我呔，“你对物个物么个？”
ua tā, “lu tui mue? kai mue? me kai?”
(我说，“你们两个人在干什么呢？”)
- (15) 伊呔今年想买厝。
i tā kim ni siō aī poi ts’u
(他说他今年想买房子。)

在以下例(16)，(17)中，“说”出现在连动结构中，不作主要动词，而作为第二个动词，但第一个动词必须是言谈说类，以及询问类或叫类（请参考下面施2005的分类）。两个动词之间可以插入宾语成分，在此用法中，“说”的功能可以分析为一个引语标记(quotative marker)，但其实词义还没有完全失去。正是因为有这个连谓用法使到“说”发展出能与其它不表言谈说类动词结合的功能，并最终成为一个补语子句标记。可以说，这个用法是动词“说”语法化链条中间的一个重要环节(请看3.3)：

- (16) 伊叫呔俺着去。
i kio tā naŋ tio? k’u
(他叫我们一定要去。)
- (17) 伊问我呔伊用去阿□。
i muŋ ua tā i eŋ k’u a meŋ
(他问我他用不用去。)

3.2 语法功能

除了以上列出的各项动词义,在两个方言中，“说”也还有以下的语法功能：

- (i) 子句标记；
- (ii) 句尾语气词：台湾话用于表“提醒”，“催促”等义(郑1997;Wu 2004)，如：“紧做讲”。潮语的“说”则与另一语气词 *le* 搭配，出现在句末。
[句子+*le*+呔]，常带有“不耐烦”口气；
- (iii) 在潮语，与“做”或“是”或“做是”构成短语，用于表“传闻/转述”，如：“只个物呔做撮医生欢是好好”(这个[医院]据说那些医生还是很不错)；
- (iv) 引出主题，相当于普通话的“说起…/至于…”：潮语的用法是“呔”与表类指的名指代词“者个(‘这种/这个’)”合用，构成短语，“者个呔…(‘说起…’)”，如：“者个呔 治国…”(“说起治国这个问题…”)；在台湾话中，与“来”合用，“来讲+子句”(“说起+子句”)(参考 Chappell 即将出版)。

我们下面的讨论将集中于第一个功能：子句标记的用法。

Hopper 和 Traugott (2003:39) 指出，再分析(reanalysis)是语法化产生最重要的机制。再分析是指语言单位的语法，构词以及语义特点起了变化(但不一定在最初就产生形式上的变化)，包括获得了新的解释。从(18)和(19)(以及例20-24)中可以看出，“说”出现在不表言谈说话义的思维，认知类动词后面，已不再是作为动词或引语标记，而是起联系主动词和子句的作用，也就是说，“说”已发展成一个子句结构标记。这个分析的依据是，它的出现可有可无，不影响整个句子意义，说明其词汇意义已彻底虚化，仅起语法作用。

- (18) 下个月我拍算咀来去杭州□(k'ia) 几日。
[下个月我打算到杭州去住几天。] (潮语：施 2005：2)
- (19) 我希望講你明仔截会卡早来。
[我希望你明天早一点来。] (台语：郑 1997: 375)

施 (2005:2) 指出, 在潮语中能否充当子句结构标记后的小句不涉及小句的结构是否是简单的, 或者是复杂的, 如主谓结构, 兼语式结构, 甚至复句等等, 最主要的是子句必须具有陈述性的, 也就是说, 子句所陈述的必须是“咀”前面的语法成分所涉及的内容。这个观察结果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咀”在潮语中的使用频率很高, 不仅能与 Dixon 列出的“基本动词 B 类”配合 (参考第二部分), 还能与其它语法成分配合。施 (1996) 把潮州话中能与“咀”配合的语法成分归为八类: “想”类 (如: 想, 认为, 估计, 等); “主张”类 (如: 主张, 建议, 提倡, 表示, 等); “嫌”类 (如: 嫌, 怨, 笑, 等); “叫”类 (如: 叫, 求, 请, 等); “等于”类 (如: 等于, 相当于, 算作, 变成, 好比, 好像, 等); “听”类 (这一类是个开放类, 包括一般表示行为和动作的词, 如: 吃, 喝, 闻, 等); “会”类 (这一类多为情态助动词, 如: 会, 免, 用, 能, 以及它们的否定形式)。此外, “咀”还能与名词 (如: “意思”), 副词 (“住”=“就”), 连词 (如: “那[是]”=“如果”, “阿是”=“还是”), 比较式标记 (“过”) 等结合 (参考施 1996; Matthews and Xu 2005)⁵。这是因为“咀”所引出的小句都陈述了它前面的语法成分所涉及的内容。下面仅举几个例子说明。比如, 例 (20) 的子句描述了状态的内容, 而例 (23) 的子句陈述的是主语“他”能做到的事情的具体内容:

- (20) 就做咀铁无, 也着月月还滴仔。
(就算再没有, 也得每个月还一点。) (施其生 2005: 2)
- (21) …意思咀 “效益普通”
…i sui tā hau ia? p'ou t'ouj
([他的]意思是“效益普通”。)
- (22) …所以变成咀富上加富。
…pī ts'eq tā pu tsiō kia pu
([所以]变成为富的人越来越富。)
- (23) 伊有变咀三天三夜甬睡。
i u piaj tā sā me sā zek meŋ ĩ
(他能三天三夜不用睡觉。)
- (24) 那咀伊无爱去, 你作呢物?
na tā i bo ai k'w, lu tso ni mue? ?
(如果他不要去, 你怎么办?)

作为子句结构标记, 潮语和台湾话的“说”都失去了动词的特征。不仅不能被其它语法成分如体标记或副词修饰, 主动词和“说”之间也不能有停顿, 也不能有其它语言成分插入。

3.3 语法化过程

从一个有实在义的词发展到一个表语法意义的虚词是一个暂变的过程。刘坚等作者 (1995:163) 指出, 汉语的实词转变为虚词有许多诱发因素, 包括句法位置, 组合功能引起词义变化等。他们的分析又显示汉语许多介词, 如“将”, 多经由从动词进入连动式并处于

⁵ 我请教了讲台湾话的几位朋友, 都说台湾话也有类似用法。

动词性减弱的状态，最后发展成表语法义的单位。潮语和台湾话“说”的语法化可以说也是经历了相似的过程。Chappell(将出版)在分析台湾闽语的“講”的各个功能时构架了这个词素虚化的几个阶段(以下图表根据原作简化):

<p>I. Lexical > talk about, speak</p>	<p>II. Lexical_{II}: Quotative > say introduces quotation clause (direct or indirect)</p>	<p>III.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 quotative marker in SVC (semi-complementizer) V1 = speech act verbs V2 = kóng</p>
<p>IV. Complementizer_I speech act, perception cognition</p>	<p>V. Complementizer_{II} (+ broadened scope) speech act & perception emotion, <i>psychi</i>-verbs, stative verbs</p>	

根据以上的构想，第一个阶段的“講”是动词，表言谈说义。第二个阶段的“講”仍表动词义，后接直接和间接引语，但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講”和主动词构成连动式，但不是结构紧密的复合动词，且主动词必须是言谈说类动词。这一阶段的“講”可以分析为为引语标记(quotative marker)，还没完全发展为子句结构标记，因为其表说话义还较明确，比如例(25)⁶“笑講”可以理解为“笑着说”：

- (25) 遐個敵謝的武將共笑講這是號作猴面冠者。
(那些敌对的武将嘲笑他说，他应该被叫“猴面人”。)

到了第四个阶段，“講”的语义已抽象化，表现为能跟思维和认知类动词如“想”，“知道”结合，其功能仅作为联系主动词与子句的标记：

- (26) 爸：啊我想講我唔識做善事。
([我以为我从来没做过善事。])

在最后一个阶段，“講”的虚化程度进一步发展，体现为能与一般不带子句宾语的动词，如情绪动词(“烦恼”)以及心理动词(“欢喜”=“高兴”)等结合：

- (27) □有汝講伊麼唔免講欲納钱就煩惱啊。
(如果他(赚了很多钱)，你知道他没有必要担心还钱(房屋贷款)。)

Chappell 所假定的“講”的语法化过程其实很符合其它许多语言类似的现象，从以上潮语各例也可看出，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潮语。我们可以用以下图表总结潮语词素“咀”由于句法位置的改变导致词义虚化进而功能变化的过程：

⁶(25), (26)和(27)均摘自Chappell(将出版)。原文例子还包括注音和英文翻译。普通话对译由本文作者根据原文英文翻译。

简单句：如例(10a-13a)

名词性短语	“说” (动词)	(名词性短语)
-------	-------------	---------

简单句：如例(14-15)

名词性短语	“说” (动词)	直接/间接引语
-------	-------------	---------

连动句：如例(16-17)

名词性短语	动词1 (“言谈说类动词”) (如：问，说，叫，等)	动词2 (“说”) (引语标记)	间接引语
-------	-------------------------------	---------------------	------

复句：如例(18-24)

名词性短语	动词1 (非“言谈类动词”) (如：思维，认知，视觉，情感类等动词) 或其它语法成分 (如：副词，连词，情态动词，比较式标记，等)	“说” (子句结构标记)	子句
-------	--	-----------------	----

四 潮语和台语的动词“看”的语义、语法功能和虚化过程

4.1 “看”作为动词

在潮语和台湾话中，“看”的基本用法是作为一个动词，并且是一个多义词。郑(1997)和连(2005)对台湾话的词素“*kuaan*”“看”的语义都作了极为细致的分析。通过对比，潮语的词素‘*t’oĩ*’“看”的语义范畴也极为相近。下面列出郑(1997)和连(2005)归纳出来的“看”的各项语义⁷：

1. 视觉：看有，看无
2. 观看：看歌仔戏
3. 看守：看囡仔
4. 阅读：看小说
5. 探访：看阿舅
6. 目的：看医生，看厝，看车
7. 观察：看情况，看形势
8. 按照(决定于)观察的结果：看情况才来讲
9. 测试：看汝卜抑去吾去？
10. 认为：我看伊不会閩参加旅行团。

4.2 “看”作为体态标记

在普通话和许多汉语方言中，包括潮语和台湾话，词素“看”都可以出现在动作动词后，表尝试义，但各个方言的语法表现有所不同，如普通话的“看”一定要出现在重叠动词之后，但潮语则不必，而台湾话在“看”之后要有一个语气词(参考郑1997:111)。[动词+看]可以单独使用，如，“食看”，“穿看”，“用看”，也可带一个小句，如：

- (28) 食看有好食無。
(吃吃看好不好吃) (连金发，2005: 120)

⁷ 为简单起见，例子只用汉字，连(2005)原文例子还包括注音。

- (29) 穿睇件衫□唔□。
ts'ej t'oī kiā sā ŋam m ŋam
(试试这件衣服看合适不合适。)

我们认为，尝试义的[动词+看]是一个结构紧密的复合动词语法单位，其表层结构可以分析为连动式，尽管“看”在这个用法中是表语法功能，但其动词义还没有完全丢失，可以说是从“测试”义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值得提出的是，虽然尝试义的[动词+看]后面带的是一个子句，但是“看”在这里的功能不是子句结构标记，其原因是“看”不能省略，而作为子句结构标记则可以省略（请看下面讨论）。一个更加有力的例证是，表尝试义的[动词+看]还可以与子句标记“但”配合，如(30)。在这里，“但”可以省略，“看”不能省略，证明“但”才是完全没有实词义的语法单位：

- (30) 穿睇(但)件衫□唔□。
ts'ej t'oī (tā) kiā sā ŋam m ŋam
(试试这件衣服合适不合适。)

4.3 “看”作为子句结构标记以及与“说”的区别

前面的(2)和(7)例显示出英文的子句补语 (complement clause) 结构标记有两个“that”和“whether/if”。两者不能相互替换，而是有分工的区别：“that”可以引出陈述补语子句，而“whether/if”只用来引出一个间接疑问子句。有趣的是，潮语和台湾话也有极为相似的现象。在这两个方言中，动词“说”功能类似“that”，而词素“看”则类似“whether/if”。也就是说，它可以用于动词后，引出一个疑问子句，如以下各例(31, 32台湾话例子摘自郑良伟 1997:112)：

- (31) 我爱知影(看)老师明年 beh 去日本抑是美国留学。
(我想知道(看)老师明年要去日本还是美国留学。)
- (32) 我爱调查(看)你 beh 几本。
(我需要调查(看)你要几本。)
- (33) 我问(睇)伊爱来啊 māi。
(我问(看)他要不要来。)
- (34) 伊爱调查(睇)这块物好卖啊□。
i āi t'iau ts'e (t'oī) tsi ko mue? ho poi a mo
(他想调查(看)这个东西好不好卖。)

郑(1997)在分析台语“看”作为子句结构标记的功能时指出，“看”的子句必须是疑问句。主动词，即母句动词必须是像“想知道”，“调查”，“问”等求知性动词承担，如以上各例所示。要指出的是，“说”子句结构标记也能与这些动词结合，也能带一个疑问子句，语义都表未知而求知，求答案。但它们的区别在于体貌，“说”可以用于表已然，也就是表过去，“看”只能用于未然，也就是表将来。比如，(35)只能用“但”不能用“睇”，而(36a)的情况正好相反：

- (35) 我昨日问伊但爱来啊□。
ua tsau zek muŋ i tā ai lai a mai
(我昨天问他要不要来。)
- (36) a. 我明日问伊睇爱来啊□。
ua ma zek muŋ i t'oī ai lai a mai

(我明天问他来不来。)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潮语，“看”后面又能跟“说”，构成一个复合子句结构标记“看说+子句”(而台湾话没有这一用法)，其功能与“看+子句”相似，只能用于未然，如(36b)和(37)，但虚化程度更为彻底。

- (36) b. 我明日问伊睇咁爱来啊□。
ua mazek muŋ i (t'ōi) (tā) āi lai a mai
(我明天问他来不来。)
- (37) 我想睇咁明日爱来啊□。
ua siō t'ōi tā mazek āi lai a mai
(我想想明天来不来。)

4.4 “看”的虚化过程

前面提过，“说”动词发展成语法结构标记是一个跨语言的普遍现象，汉语一些方言中也不例外，对此现象已有一些研究(郑 1997, Chappell 将出版, Wu 2004, Chui 1994, 施 2005)。但“看”作为子句标记还是极为罕见的现象，至少在汉语方言中是这样。因此，有关这个现象的研究文献基本是空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潮语和台湾话的“看”共时的各项语义和语法功能可以说构成了一个从实到虚的连续统(continuum)，从表必须通过视觉而进行的强动作义逐步变成动作义相对弱的观察义到动作义更弱的认知义。这个过程是一个语义逐步抽象化的过程。这个虚化过程进一步发展到“看”能作为一个语法标记，附于动词后，表尝试义。这个分析也可从现代汉语得到例证。刘坚等作者(1995:165)就指出，汉语的尝试义是从动词“看”演变而来的：“‘看’由视觉动作演变成泛指的‘测试’，词义开始抽象，为其语法化奠定了基础。”刘坚等作者给出下面两个例子，指出，“摸看”和“探看”是“摸试”和“探试”的意思。

- (38) 妇怪不语,以手摸看,谓起口肿。
(39) 施功既讫,粪塔如初,在大塔南三步,婆罗门不信是粪,以手探看,遂作一孔。

他们指出，“看”从“瞻视”义变成表示一切感官测试动作促使其组合关系，语法功能相应变化：由作主要动词带宾语，变为依附于主要动词后不带宾语。语义抽象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引起词义虚化，最终使之变成表尝试义的语法单位。在潮语和台湾话中，“看”的另一个语法功能，即作子句结构标记，是否是从尝试义进一步发展而来呢？还是两个语法化过程是并行的？这些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但从其专门的功能(即只能用于“求知”疑问子句)看来，第一个解释似乎更有道理，其原因是，从情态意义看，“尝试义”和“动词+看+疑问子句”都只能用于未然，也就是说，只能用于未发生的事件；从语意上看，“尝试义”和“动词+看+疑问子句”都有“未知而求知”的含意。不言而喻，“尝试义”就是要通过尝试后，得出结果，而[动词+看+疑问子句]也要通过问询/调查/思考之后得到答案。但由于“尝试义”的“看”不能省略而[动词+看+疑问子句]的“看”可以省略，说明子句结构的“看”是词义进一步虚化的结果。“看”的虚化过程可以拟构为通过以下几个阶段：

简单句：

名词性短语	“看” (动词)	(名词性短语宾语)
-------	-------------	-----------

连动句：

名词性短语	动词 1 (动作动词)	动词 2 = “看” (尝试义标记)	(子句)
-------	-------------	-----------------------	------

复句：

名词性短语	动词 1 (问询类动词)	(“看” (子句结构标记))	子句
-------	--------------	-------------------	----

五 结论

本文讨论了潮语和台湾话两个词素“说”和“看”的语义，语法功能以及作为子句结构标记的虚化过程。我们的语料和分析显示，在两个方言中，“看”作为子句结构标记有其与“说”不同的功能：[动词+“说”]可带陈述子句和间接疑问子句(已然)，但[动词+“看”]只能用于间接疑问子句(未然)，也许这是因为“看”的“测试义”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从语法化角度来看，“说”的虚化程度已很彻底，而“看”还没有完全虚化，其根据是“说”能与很多非表言谈义的动词和非动词的语法成分搭配，而能与“看”搭配的主句动词仅限于询问性质的动词。要指出的是，潮语还发展出一个由“看”和“说”构成的复合子句结构标记，虽然功能跟“看”相似，但其虚化程度比“看”更彻底。

我们的分析也表明，“说”和“看”的语法化所经由的过程非常符合汉语一些实词语法化的现象，既从词义逐步变化(抽象化)引起句法位置的改变(进入连动式)而最终导致意义和功能两方面的彻底转变。

动词“说”发展成为引语标记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跨语言现象，但动词“看”虚化为能带一个疑问子句标记是较少见的现象，然而这个用法却存在于潮语和台湾话中，是两个方言出自一源的一个例证。对“看”的分析无疑也为子句结构标记来源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参考文献

- 刘坚、曹广顺、吴福祥. 1995. 〈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中国语文》3。
 施其生. 2005. 〈从汕头话的“咁”看汉语某些“VP + VP”〉，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13届年会论文。
 Chappel, H. (forthcoming) Grammaticalisation of the verb *kAng* “say”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In: Charles N. Li & Alain Peyraube (eds.) *Morphological change in Chinese*. (Studies in Language Companion Seri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Cheng, Robert Liangwei (ed.) 1997. *Taiwanese and Mandarin structures and their developmental trends in Taiwan. Volume 2*: 台：华语的接触与同义的互动。台北：源流出版公司。
 Chinfa Lien. 2005. “Verbs of Visual Perception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Shift of Semantic Domain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6.1:109-205.
 Chui, Kawai. 1994. “Grammaticization of the saying verb wa in Cantonese”. *Santa Barbara Papers in Linguistics*. vol. 5., eds S. Iwasaki, T. Ono, H. Tao and H.-S. Lee.,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15.
 Dixon, B. W. 2004 “Complementation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Position paper. RCL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omplement Clauses and Co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ug 2004.
 Hopper, J. P. and E. C. Traugott.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rd. C. 1993. *Historical change in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Matthews S. J. and Xu, H. L. “Direct and Indirect Speech in Cantonese and Chaozhou”.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esearch Centre of Linguistic Typology local workshop on direct and indirect speech. July, 2005.
 Wu, Xiu-Zhi Zoe. 2004. *Grammat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in Chines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words for "say" and "see" in the Chaozhao dialect and Taiwanese Southern Min

XU Huiling & Stephen MATTHEWS

Abstract In Sinitic languages, as in many language groups, "say" verbs undergo grammaticalization as complementizers in the context of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However, a less well known phenomenon i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see" as a second complementizer. Chaozhou dialects as well as Taiwanese Southern Min exhibit both these patterns, with 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 "say" as a complementizer selects either realis or irrealis complements while "see" specifically selects irrealis wh-complements.

In this paper we describe the semantic domains of "say" and "see" and attempt to formulate the pathways of their grammaticalization. Whereas "say" is fully grammaticalized, "see" is less so. However,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like various Sinitic function words, the two follow the same structural template, in which a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undergoes reanalysis.

While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say" is more common in Sinitic languages, "see" as a complementizer is not attested on other Sinitic languages, which suggests it may be a distinct grammatical feature of the Min dialect group.